

银狐

郭雪波

著

银狐是神奇的

遇见它

不要惹它

也不要说出去

它是荒漠的主宰

科尔沁沙地名迹

漓江出版社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

郭雪波
著



江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银狐/郭雪波著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06.1

ISBN 7-5407-3547-3

I. 银… II. 郭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141578号

银 狐

著 作 者 郭雪波
责任编辑 庞俭克
美术编辑 罗 云
责任校对 秦 灵 甘智洪
责任监印 唐慧群

出 版 人 李元君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
邮 编 541002
发行电话 0773-2821573 2863978
传 真 0773-2821268 2802018
邮购热线 0773-2821573
电子信箱 ljcs@public.glptt.gx.cn
<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>
印 制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20×980 1/16
印 张 19.5
字 数 300千字
版 次 2006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
印 数 1—13 000册
书 号 ISBN 7-5407-3547-3/I·2417
定 价 22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我背着酒壶走遍科尔沁草原，沙漠和草地上只有两个神奇的东西令人向往：一是银狐的传说，一是萨满教·孛师的故事。如今我把它记录下来，为的是纪念我的父亲——一位平凡而了不起的民间艺人。

——作者题记

第一章

银狐是神奇的，
遇见它，不要惹它，也不要说出去，
它是荒漠的主宰。

——流传在科尔沁草原的一句古语

—

大漠寒夜。

那只兽，在肃杀的雪野上行走如云，快步如飞，正疾速地靠近一片黑树林。朦胧月色中，它如影如幻。

“汪，汪，汪！”一只夜狗有所警觉，在榆林边儿截住来兽，狺狺地吠叫。

那兽倏地伏在雪地上，融入月色，与皑皑雪地共色。此兽遍体白毛，灿如银雪，匍匐在地，无声无息，无影无迹。惟有一双眼睛碧绿碧绿，在雪地上一闪一闪，犹如镶嵌雪地的两颗绿宝石。

夜狗失去目标，疑惑起来，盯视良久，不甘心地走近去。这只长夜里在野外闲荡的大黑狗，有些固执地嗅嗅停停，走近那两个绿莹莹的小点，蓦然，一条白影在它眼前一晃。大黑狗敏捷地一扑，落空。白影已闪在它右



侧，狗又扑，仍落空。那白影远比它敏捷得多。大黑狗也犯倔，左扑右扑，固执又傻乎乎地追扑那左右晃动的白影。后来，黑狗发现这白影只不过是那只白兽的尾巴而已，一条毛茸茸的白色长尾巴。那白兽只不过用尾巴逗弄它。大黑狗被激怒了，“呼儿，呼儿”地狂叫狂嘶着，凶猛地咬向那晃动的尾巴根。

“哧儿——”

一股恶臊气，从那尾根施放出来，正冲着黑狗伸过来的鼻脸。

“哽，哽，哽……”

那只大黑狗像被什么硬物击中了一般，难忍地呻吟起来，很快就变得懵懵懂懂，活似一个喝醉的酒汉般晕头转向，在那块雪地上打起转来，追咬着自己的尾巴，一圈，两圈，三圈……

这时，那只白色野兽从雪地上站立起来，缓缓伸展腰身，两只绿眼瞅瞅在一旁转圈的黑狗，高昂起头，向着冰冷的蓝色夜空，张开尖尖的嘴巴，长嚎一声：“呜——”便如箭般射向前边那片稀疏的小榆林。那里有一片坟冢。

而那条可怜的黑狗，依旧追着自个儿的尾巴，原地转着圈……

姣干·乌妮格，这就是它——银狐的名字。

遥远的北方，科尔沁草原最北部五百里之外的汗·腾格尔山里，早先有一个狐狸家族。

那是一个真正的古老的乌妮格狐家族，与其他动物虎豹熊鹿、狼豺狍獐一起形成了汗·腾格尔山的象征。狐狸家族在山的阴面处一座山洞里穴居，一代一代相传。它们家族，曾从辽契丹人耶律阿骨打箭弩下逃生，曾甩脱蒙古科尔沁部首领的追击，又有与女真人周旋不败的光荣历史。它们这支家族在那弱肉强食、战火纷争的混乱年代能够生存发展，全凭其超乎其他族类的狡猾奸诈、聪明智慧以及矫健的体魄。

一个温暖的初春下午，汗·腾格尔山北麓的山洞里，有一只老母狐正在生产。它侧躺在柔软的干草堆上，身子往下一使劲，便挤出一只小崽来，轻轻松松挤出了五只。它慵懒地伸出前肢打了个哈欠，以为下完了，想站起来伸伸发麻的身躯。结果，当它刚立起身子，第六只崽子——本书的主人公姣干·乌妮格，便从母狐的后两腿中间那个鲜红而神圣的洞穴里掉了下来。老母狐惊奇地回头，凝望这只最小的老六，一个压帮崽，似乎不大相信是从自



己肚子里掉出来的。先出来的那五只个个肥大健康，而这老六简直在它肚子里若有若无，可怜巴巴，瘦小嫩弱。可有一点引起了老母狐的注意，就是这只压帮崽的尾巴尖是雪白色的！显得柔美、闪亮、迷人。也许这雪白的尾巴尖，勾起了老母狐对往日的一个情人——一只也有一条雪白色尾巴的年轻狐狸的留恋，也许这只最弱最小的生灵，引起了它母性爱怜，格外给予关照。当五个大崽争抢奶头，把弱小的老六姘干·乌妮格挤出一边或压在脚底下时，老母狐总是伸出尖嘴，把它叼过来喂给最有奶的奶头，同时老母狐不停地用它那神奇的舌头，舔这只小狐的毛皮，使得它整个身子亮晶晶的，犹如一只精灵跳窜在山洞里。五个大崽刚会觅食，老母狐就把它们赶出老窝，独立生活去了，惟有这只压帮崽姘干·乌妮格，依旧留在它身边。对于老母狐来说这是从未有过的破例现象。它每年一窝一窝养出的子孙，遍布在整个汗·腾格尔山脉和南边广袤的科尔沁大草原，它是发展增多狐狸这家族的功勋卓著的老母亲。可这次，对这只神奇的老六、白尾巴尖的姘干·乌妮格，它怎么也舍不得放走。或许，它意识到，过于衰老的它不可能再生育了，而这只姘干·乌妮格，是它众多子孙中最末尾的名副其实的压帮崽。它一天天看着这只压帮崽长大，它把自己所有生存之道、精明奸猾的本事，全部传授给这只压帮崽，并不断地带它出去实践，闯荡。为了生存，它们从不只停留在纸上谈兵，而讲究实践和血性的肉搏。果然青出于蓝胜于蓝，有一次，它们俩为追逐一只野兔，闯进了东山黑豹领地。正当它们撕扯兔肉的时候，血腥味引来了那只黑山豹，黑山豹向它们猛扑过来。它们没命地逃窜，黑豹几个扑跃就赶上它们，张开了大嘴。姘干·乌妮格惊恐万状，甩动尾巴左右闪跳，躲避那致命的一击。黑豹对付狐狸颇有经验，眼睛不盯尾巴，只盯狐狸头部。正当万分危急时，姘干·乌妮格身上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变化，由于惊吓，它的尾巴根下的那个平时紧闭的小气眼，突然张开，冲黑豹的鼻嘴放射出一股气味。这是一股奇特的，具有强烈刺激性的臊臭气味，其中含有某种醉人的奇香。

不知怎么搞的，凶猛无比的那头黑豹，闻到这股气味后，突然脚步晃了一下，双眼有些迷瞪，好像无法忍受这股气味的刺激，不敢再往前走一步，掉头就往回跑。老母狐和姘干·乌妮格，乘机钻进旁边的树丛逃之夭夭。

从此，老母狐对自己这只压帮崽另眼相看了。因为它，也闻到了那股迷



魂般的气味。它作为这支古老狐狸家族最老的母狐，身上也有能施放此气味的本能，但很微弱，而姣干·乌妮格这种情况，在整个狐狸家族中是极少见的，百年不遇的。这是一个揭不透的谜，就如人类身体之内的气功现象一样，属于狐狸这个古老得几乎与人类同时出现的动物的最原始遗传本能，而这种遗传的原始本能，也不是每只狐狸都能有的，大概要经历多少年，偶尔在一只有缘分的狐狸身上，才能够体现的吧。就像牛黄不会长在每头牛身上一样，可遇而不可求。

老母狐由此对压帮崽有所惊惧，它本能地意识到，压帮崽将替代它的位置，成为家族中的强者和首领。老母狐深感悲哀，开始本能地咬逐这只小崽，离开老窝去独立生活。姣干·乌妮格躲避着母亲的排挤追咬，不愿离开这温暖的洞穴。它谄谄地吠叫着，老母狐也不敢往死里咬，它也害怕那股气味。

决裂的那天终于来临。

那是个春夏之交时期，发情的狐狸们三五成群，聚集在汗·腾格尔山的树林和草地上。一只身体矫健硕长的年轻公狐，正跟老母狐调情。似乎它们相互很熟，或许是离散几年的老情人。

这时姣干·乌妮格出现了，它游荡遍了狐狸调情的树林山洼草地，靠嗅觉，闻遍所有老中青不同层次的公狐们，仍是没有发现使它动心的情人。它心灰意懒，又寂寞难耐。蓦然回首，它正在斜阳阑珊处。那光滑漂亮的火红毛色，那花白粗壮的迷人长尾，以及那双黄绿黄绿的宝石般勾魂的眼睛，处处体现出雄性健美，令姣干·乌妮格这个刚出道首次发情的年轻母狐，心灵震颤。当它不顾一切地展现出年轻雌狐的魅力，向那只意中狐靠近时，旁边的老母狐向它龇出尖利的牙齿，发出威胁的吠哮。姣干·乌妮格犹豫了一下，但色胆包天，异性的诱惑胜过一切，无所顾忌地向公狐摇起尾巴。老母狐忍无可忍，凶猛地扑过来咬它，而姣干·乌妮格轻灵地一闪，躲开了其母的攻击，它并不回头拼斗，而继续靠近与已注意到自己的公狐调情。这时，那只公狐向它摇着尾巴走过来了，显然这只年轻美丽的小母狐，对它更有吸引力。受冷落的老母狐，又冲变情的背叛者龇牙咧嘴，公狐毫不在乎。老母狐终于向姣干·乌妮格这插足的第三者，也是自己刚赶出去生活的小女儿，发起了第二次进攻。然而，它的嘴刚要咬住对方的后腿时，它便闻到了那股奇特的又臊又香的入骨气味。被激怒的小母狐，情不自禁地放出本能的自卫方



式，老母狐“哽哽”叫着，惊恐地跳开了。它不敢再冒然进攻。那股气味，使它无法接近。而那只公狐嗅嗅觅觅，变得疯狂起来，与姪干·乌妮格纠缠在一起。然后，又随着它向前边的密林飞跃而去。一场惊心动魄的交媾开始了。

老母狐仰起脖子，向天空发出了尖利细长的咆哮。附近三三两两的同类们，听到这一声充满不平、愤怒、怨恨的长嚎，都有些惊疑地瞅着老母狐。稍顷，又各自忙起各自的事去了。这是个千金难买的大好时节，它们不能耽误了工夫，失意的老母狐无法分散它们的精力。渐渐，老母狐的长啸变成了低咭，终于无可奈何地闭住嘴，从微合的眼角淌出两滴哀伤的泪水。它夹起了尾巴，展开慵懶的四肢，向那个自己的老洞穴走去。显得那么孤独失意、老态龙钟、万念俱灰。它缓缓钻进洞穴，疲倦地躺卧下来，慢慢地闭上了双眼。从此它再也没有走出这个洞穴。严格地说再也没有睁开双眼，也没有进一口食物。绝食绝水，慢慢地等待了死亡。一个倔犟又高傲的生命。汗·腾格尔山脉乌妮格狐狸家族，这位杰出的一代领袖，就这样安静而庄严地结束了自己血性奋斗的一生。终极时旁边没有任何同伴或子孙。它的毛色依然那么火红，闪亮，美丽。那个洞穴，再也没有其他狐狸进住过。当从洞穴中传出尸体腐烂的气息后，狐狸子孙们三五成群地围着洞穴伫立，一同发出长时间的哀号悲啸，为这只它们的母亲、情人、祖母、外祖母、首领，集体送行。其中包括姪干·乌妮格和那只已经和它姘居的年轻公狐，然后，狐狸们便四散了。炎热而发疯的春夏已结束，猛烈发情的日子已过去，它们将迎接寒冷而漫长的严冬来临。为度过那艰难的季节，它们要拼命捕食小动物，增加体膘和强健，还要储存食物，同时躲避更凶猛的大野兽的袭击，因为这是个血性的季节。对动物和人，生存都是第一性的。

不久，汗·腾格尔这支大兴安岭山脉的延伸山岭，发生了一场可怕的大变乱。

高鼻子的俄国人和塌鼻子的东洋人，在中国领土上，离汗·腾格尔山脉不远的地方发动了诺木汗战役，为的是争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。它们双方曾在旅顺口打过一场，东洋鬼子取胜，为了显示殖民权，日本人在旅顺口市内市外所有山头，都树立了大理石建造的永固纪念塔，上边清晰记录着他们征服中国土地的“光荣”业绩，这些无数个塔和碑，据说也是为了镇住中国人复兴的“龙气”风水，起着断龙绝气永不让翻身的作用。而如今，我们的



一些过分宽容而不在乎的中国同胞，依旧不仅保留着这些个“镇碑镇塔”，还一到节假日三五成群登塔观瞻游玩，毫不在意那个耻辱的历史，毫不在意这些一座座耻辱的象征——塔和碑，抱着铁炮照相，倚着石碑留念。

东洋兵在汗·腾格尔山上放了一把火。为的是山上的树太多太密，为的是山太峻太秀，为的是山上的野味太多太难追捕，或者什么也不为，只是与俄国人打仗太疲累太无聊需要发泄。就像后来，他们拿机关炮扫射龙虎山天下第一山体阴部一样，出于一种无法明说的阴暗心理。正值秋天，草木枯黄，大火整整烧了两三个月，天烧得通红，河水烤得发干，附近几百里断了人烟。汗·腾格尔山变成了一座一丝不挂的赤裸裸的岩石堆，像是一个剃光了头发胡须、脱尽了遮体衣物的野汉子，矗在那儿，面对亮晃晃的世界。生活在汗·腾格尔山里的动物野兽们，遭殃了。飞禽的翅膀，飞不出无边的火海；走兽的四肢，跑不过四面的火阵；乌妮格狐狸家族，与大家一起遭受了这场历史大劫难。

惟有姪干·乌妮格这只年轻的母狐，凭着自己的机敏嗅觉、精明超常的本能，跳进了南边的霍林河，顺河水飘流才逃出火场。然后它继续向南，逃进了茫茫无际的科尔沁草原。怀里还揣着与年轻公狐的结晶——一窝小崽。

科尔沁草原，这是个陌生的世界，在这里，它将与两条腿的人打交道了，它对他们完全陌生，它是来自荒无人烟的汗·腾格尔山脉，那里没有人类，没有火枪。

那时秋季已经结束，寒冷的冬天正在开始。姪干·乌妮格犹如一只幽灵，无家可归，孤零零地游荡在这陌生的冰天雪地的草原上。拖着它的已完全变成雪白的大尾巴，它整日徜徉，寻觅，可平展展的大草地完全不同于山区，它几次为吃两条腿的人养的鸡，险些掉进农夫设下的陷阱。后来，它继续向西南方向移动，终于走进了位于科尔沁草原西南部的莽古斯大沙漠。

这里柔软的沙土更适合它生存，这里有无数的野鼠，供它轻易捕获，还有废弃的野猪窝，供它生养第一代子孙。它就在这儿落户了。

二

老铁子被自个儿的肚子给闹醒了。



老汉索性就起炕了。与其躺在炕上听饥肠辘辘，不如到户外雪野上去走动走动，运气好还能撞上野兔野鸡什么的。不过他也知道这多半是枉然。坨子上幸存的动物也在挨饿，连年的枯旱，草木凋零，禽兽亡尽，莽莽百里沙坨也不会有几只活物存在。

老铁子穿上破旧的羊皮袄，又把随身武器投猎棒，别在腰带上。这投猎棒二尺多长，手柄处用铜箍绕护，弯头处坠着一块椭圆形小铅坠儿。这是沙坨子里营生的男人们，平时不离身的便当武器，野外遇上狼可自卫，撞上野兔儿可投掷。老铁子在投猎棒上颇有造诣，他臂力过人，能击倒五十米开外的野物，准头也极佳。据说，他年轻时遇过一次沙豹，来不及开枪，扑过来的恶豹咬住了他的腿，他危急中就抽出后腰上的铜头投猎棒，一下子击碎了沙豹的天灵盖儿。

外边，大雪封门，一股寒气吹得他打了个冷战。

他向院角狗窝吆喝一声：“大黑！大黑！”可那里没有动静。以往一听主人的呼叫，那只爱犬大黑便会跑过来跟主人厮耍。今天没有动静，只有一串向院外走出的狗爪印留在雪地上。

“它倒自个儿先去寻食了。”老铁子拴好院门，跟着狗印儿向村外坨野走去。

全村还在沉睡。惟有村长胡大伦家那只失准头的公鸡，虽然迟了，仍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啼鸣。村东头老喇嘛家的烟囱在冒烟，老喇嘛吉戈斯每天早起念晨经，让侄媳妇早早起来烧火，这是惯例。村南传出一声尖尖的狗声，这是供销社的护院狗，虚张声势地吠叫，毫无意义。再晚一些，就是女人们了，抱柴、担水、生火、喂猪、吵骂、催孩子上学、揪丈夫起炕干活儿……然后就渐渐又复归平静。上学的走了，下地的也走了，女人们自己也走了——下碾道、挖野菜、卖鸡蛋、去赶集。村里就剩下老头儿老太太，坐在热炕头烙屁股，无声无响。他们该说该干的，早已说完干完，剩下的只有等待。

老铁子跟着大黑的足印儿，走向村西北的坨地。银白色的雪野，展现在他的眼前。大黑的脚印一直往前伸展，它好像发现了什么，直奔目标。不久，在自己铁家坟地的榆树林边儿，老铁子发现了大黑的影子。大黑早已迷迷糊糊地晕倒在雪地上。附近地上，全是大黑转圈走动的爪印儿。老铁子暗



暗吃惊，大黑是一只挺有灵性的猎狗，夜里它遇见什么了？如此狼狈，昏睡不醒。他使劲踢了一脚大黑，往它耳朵里猛吹一口气，大黑一激灵，挣扎起来。他以猎人的目光，开始搜索观察，不久便发现了一堆兽类粪便。老汉的眼睛顿时亮了，这是狐狸的屎橛子，夜里来过狐狸！乖乖，这一带沙坨子，狐狸绝迹有几年了，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难怪大黑遇上麻烦，显然它是让这只狡猾的狐狸给耍了。他深为大黑不平。

老汉那双锐眼，很快觅见了狐狸足迹。那印儿，轻微地点在雪地上，若有若无，倘若没有经验根本就无法发现。这畜生东走走，西转转，寻寻觅觅，后来似乎发现了雪地老鼠之类的，猛蹿过去了。老铁子跟踪着不放，来到一处沙洼地。这时太阳正难得地露脸升起。东方雪线上，犹如滚动着一颗大而圆的红火球。柔和的晨霞，照出了那只兽的轮廓。老汉差点叫出来。是一只白灿灿的银狐！通体雪白夺目，毛色发亮，光滑，与白雪地几乎同色，若不动弹根本看不出那是个活物。老铁子多年前也遇见过一只银狐，那是大西北的嘎海山一带，那也没有眼前这只耀眼夺目、美丽动人！这只银狐蹲坐在后屁股上，毛茸茸的雪白长尾巴盘在后腿旁，在悠闲地啃吃老鼠。老铁子心中暗暗称奇，这可是真真的神物！他老铁子打了一辈子狐狸，知道这种神物只可遇而不可求。这是一只有年头儿的老狐。他有些后悔没带猎枪来，便从后腰上摸下投猎棒，猫着腰靠过去。他不想放过这百年不遇的机会。银狐似乎太饥饿了，对靠近的猎人好像没有警觉。当老铁子的投猎棒呼啸着飞过去时，它才猛地闪开。显然这种投掷的投猎棒根本伤不到它。银狐不慌不忙地逃走了，它显然知道，两条腿的人追不上它这四条腿的兽。

“鬼东西，真机灵！”老铁子望着远去的银狐影子，骂一句，走过去拣起投猎棒。他不想放弃，循着狐狸的脚印追踪过去。

前边极目处，有节奏地蹿越着那只雪狐。步伐舒缓、轻捷，不慌不忙，哪里像是一只躲避猎人逃窜的兽类，简直是一个滑动着舞步的舞蹈家。它压根儿就没有把老铁子和他的投猎棒放在眼里。只见狐狸转过几个坨子，晃悠着尾巴，闪进那片稀疏的榆树林子不见了。

老铁子知道徒步追不上它，本想回家取猎枪骑马追踪的，可一见老狐狸逃进那片榆树林子，心里格登一下，那里可是他们铁姓家族的祖坟地，岂能容这只畜生进去亵渎！他要去看个究竟，老狐是躲在坟地，还是穿过坟地逃



进西北的莽古斯大漠。

他赶到榆树林中的坟地，然而，老狐的足迹却不见了。本来清晰可辨的脚印儿，一到榆树林中就消失了，老铁子半天查不到一点蛛丝马迹。它简直是长翅膀飞走了，要不钻进了地里，令老铁子一脸茫然。

“他奶奶的，真邪门儿！”老铁子感到此事有些玄妙。倘若狐狸不是消失在铁家坟地，他也无所谓，可如果村人知道一只老银狐出入铁姓坟地，那闲言杂语会淹没了铁家，他心中有些不安。

大雪覆盖的坟地，一片死静。

老铁子真希望祖先显灵，明示那只该死的兽类此刻的去处。他望着这片毫无生气的坟冢，久久地出神。祖先无语，无任何的暗示，他们都在地下长眠，帮不上活人的忙。

三

珊梅打着哈欠，推了推旁边的丈夫铁山。

“老爷子又往外走了。”

“毛病！一下雪就手痒痒，可打啥呀？坨子上连麻雀都有数的！”铁山翻过身来，又搂住了珊梅，要亲热。

“小心，老爷子回来又骂你是懒蛋、败家子儿，离不开老婆的被窝儿！”珊梅刮一下丈夫的鼻子，从胸口掰开他死缠硬抱的双手，然后钻出热乎乎的被窝，穿起衣服，“我可不敢，起来做饭喽！”

丈夫又睡过去了。她的警告，跟往常一样仍不起作用。她摇了摇头，爱怜地看了一眼丈夫。她过门儿三年了，为了要个孩子，丈夫每天夜晚往她身上使死劲，弄得两人都筋疲力尽。然而，至今还是无效劳动，白折腾。丈夫白天要去上课，兼着几个班的主课，一天下来疲累不堪的，夜晚又来应付她，双重负担一肩挑。她深感对不起丈夫，怀孩子本应是女人的最起码职责和本事，应尽的义务，可她到如今完全没有感觉，愣是找不到感觉，好似一块儿碱地，下了多少种子也不长庄稼。她当然不知道，怀不上孩子也许还是男人的原因，他们下的是瞎种子。她从来没有怀疑过男人，因为她们还没普及过这种知识。



“算了吧，命里注定的事，强求也没用。”有时她劝累瘫的丈夫。

“算了？老头子不宰了我？他就我这一个儿子，叫铁家香火到了我这儿断了，他能轻饶我呀？”丈夫铁山苦着脸说。他们二人都怕老爷子雷公般的怒吼。只好继续努力，夜夜玩命。

珊梅从院角柴禾垛上抱来一捆柴禾，点火烧饭。她进屋，又推了推丈夫。

“喂，醒醒，醒醒，你们校长可上路了，再不起你可迟到了！”

这话灵。铁山一骨碌爬起来，忙不迭地找裤子找衣服。

吃完咸菜就苞米面贴饼子，铁山夹起书包匆匆上路了。可公公还未见回来，珊梅挺纳闷。以往早该回来吃饭，忙着下地了。她也挺同情公公的，老伴死得早，守着铁山这惟一的儿子，脾气也变得火爆古怪，惟有到野外打猎才使他散心，要不往死里干活儿，承包了照管坨子里散牲口的活儿之后，更是长年住在大沙坨子里的野外窝棚，跟野狼和牛马牲口打交道，人变得更加孤独，一旦火儿起来，惊天动地。

太阳升出老高，公公才回来。黑着脸，眼神有怒光，鼻子尖冻得紫红。边吃着饭，边对她说：“上午你到老喇嘛那儿买些黄纸钱，再弄些上供的东西，到咱家坟地那儿烧一烧。”

“爹，还没到清明呢，祭祖坟干啥呀？”珊梅不解。

“叫你做就做，啰嗦个啥？”老铁子吼了一句。珊梅不再吱声，悄悄收拾桌子。

“我骑马进沙坨子，中午不回来吃。”老铁子往怀里塞了两个贴饼子，带上水壶，猎枪，然后从棚子里牵出马，向西北茫茫沙坨子进发了。

“唉，这老爷子。”珊梅收拾完桌子，就准备些祭供的东西，然后去老喇嘛吉戈斯家买纸钱，老喇嘛常给人念经超度，家里常备着些为死人用的东西。其实，珊梅娘家姓是跟老喇嘛家一姓同族，按辈分她应叫老喇嘛为爷爷。

铁家祖坟地在村西北五里外的小黑树林里。

原先的羊肠小道已被雪盖住，珊梅只能沿着干硬的露土的地方走。有时不小心踩进雪坑，布棉鞋里灌进雪粒儿，冰冷冰冷的。雪后的小北风，呜呜的吹得她双颊通红，浅绿色的方头巾只包住头和耳，挡不住脸。红红的俊



脸、新鲜的绿头巾，相衬得珊梅更显得年轻漂亮。在村里她算得上是美人，又加上嫁了个当老师的丈夫，很是叫村里的媳妇和未嫁的村姑们艳羨，珊梅也较看重自己这一国家教员老婆的身份。在贫困的沙坨子村，丈夫每月从公家粮店里领回来供应的白面大米，每月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，点一把花花的票子，这可是非常体面的事情。平时听姐妹们议论：“看人家珊梅长了一张好看的脸，嫁了挣钱的丈夫，多福气！”“还是人家铁家祖坟风水好，混出了个当老师挣工资的！”珊梅心里美滋滋的，当然心中也对铁家祖坟更多了几分敬重。她和铁山是从小同学，后一起考进库伦镇中学。初中毕业后铁山考上了通辽市师范学校，她家里生活困难，回家务农。但他们之间早已萌发的爱情没有断，通过信函，通过寒暑假接触，两个人的感情一直发展着，以致发展到那年夏天，高粱地里两个人提前办了事儿。不幸的是，早有防范的老铁子，闯进那片迷人的高粱地，抓住了他们。抡起皮鞭子，狠抽儿子铁山。老铁子寄厚望于儿子，把铁家的兴旺发达全寄托在他身上，将来读书成大事，光宗耀祖，别让村里人白说了这么多年铁家坟有风水这话。谁曾想，这个不成器的儿子没有出息，贪恋女色，还是个村里姑娘，坏了心气儿。尤其让老铁子无法容忍的是，这姑娘的家族与老铁家从祖上起就不和，相斗了上百年，儿子娶媳妇，也绝不能娶吉格斯老喇嘛家族的姑娘呀。他不让，老喇嘛也出来说话了。他们家族的姑娘不是白让你们铁家男的糟蹋的，要不定亲成婚，要不上法庭告状，非把你儿子从学校告回来不可。老铁子着急了，不能让人家把儿子告回来毁了一生啊，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这门亲事，气得他三天三夜骂儿子是没出息的败家子，骂珊梅是狐狸精。至今老铁子对儿媳不怎么露笑脸，怪她勾着儿子，一毕业就分回村来，当了一名窝窝囊囊的乡村教师。再加上过门三年，儿媳的肚子始终是瘪的，这关系到铁家延续香火问题，老头儿的脸更是总阴沉着，动不动训骂他们两口子。珊梅脾性柔顺，公公怎么骂从不还口，照样侍候他们父子俩舒舒服服的。她知道自己的肚子不争气，人家的娘们儿生下三个五个，像是藤上结瓜似的容易，有的婚前就领来一个两个的，惟有她连半个儿也养不下，干着急没办法，别说公公丈夫火冒三丈，她自个儿有时上吊抹脖子的心都有。她求过菩萨，吃过药，从娘家那边的喇嘛爷爷那儿请过符念过经，全不管用。月月见红，年年瞎种，小肚子下边，始终是空空荡荡。于是，她慢慢生起一股负罪感，内心里深深谴



责自己，精神变得压抑，失去平衡，胆小多疑，总感到别人在背后笑话她骂她，怀疑丈夫要离弃她。

珊梅想着心事，不知不觉快到铁家坟地，才想起出来时匆忙，忘了抱一捆柴禾来，祭坟时要点一堆火，往火里点洒祭品。她就近拣些露出雪地的干草和干树枝，夹在胳膊窝，走向坟地。正这时，似有个人影在前边的坟地里晃动。她吃了一惊，谁在大雪天跑到她们家坟地里干啥？紧走两步，真有一人正手持镰刀砍着坟地上的干草和树枝。

“大白天的，割人家坟头上的柴草，胆子不小哇！”珊梅突然冷喝一声。

那人吓得一哆嗦，砍柴刀掉在地上，急忙回过头来。

“原来是杜撇嘴大婶，好哇！”

这位杜大婶六十来岁，年轻时当过“列钦”——萨满教的女巫师，走南闯北，后被政府遣送回村，是个出了名的风骚女人，曾嫁过两个丈夫，都被她折腾死后再也没嫁，一直独身。平时她说话五迷三道，对什么不服都先撇嘴，人们就给她起了个“杜撇嘴”这外号。她听着也不在乎。

“哟，是珊梅大侄女儿呀，家里又没柴烧了，大雪天猴儿冷的，不出来弄点烧柴，我可要冻干巴了。”杜撇嘴心知理亏，不敢撇嘴，只咧嘴笑。

“没柴烧，就砍别人家坟地上的柴草呀！咋不去砍自家坟地？”

“我是个孤老太，哪儿来的祖坟地呀大侄女，实在冻得受不了，对不起了，我这就回去，你就放过我这次吧，大侄女。”杜撇嘴讨好地笑着，哈下腰去抱已砍下的那捆柴草。

“先别走，”珊梅脚踏住那捆柴，口气依旧很硬地说，“坟地上的草，我们自己铁家人都不敢动一根，你砍了这么多还想抱走？”

“想怎么样？”杜撇嘴也不是省油灯，脸色也变了。

“把柴草留下，你去见我公公。他是最恨别人在他家坟地上动土动草，你自个儿去向老爷子说吧，放走了你，我可没法儿交待。”

“啊？见你公公？那个老倔巴头？”杜撇嘴倒吸一口冷气，全村人里，她惟怵就这个倔老汉，如今偷砍他家坟地上的草，冲了人家风水灵气，犯在他手里，他不得活吞了自己呀。她的两眼滴溜溜转动，想着脱身之计。什么东西能打动眼前的这位年轻女人呢？

她看着珊梅平平的肚子，顿时计从心来。



“珊梅大侄女，你要是放过我这次，我可能帮你一个大忙。”杜撇嘴一改讨好的笑脸，装出一副讨价还价的样子。

“你能帮我啥忙？”

“我有个偏方，只要你照我的偏方做，保证你为铁家养个大胖小子。”杜撇嘴说得活灵活现。

“真的？”珊梅禁不住诱惑。

“唬你是王八蛋！你知道我年轻时是干啥的，那时候跑江湖，跟我师傅学到了不少绝活儿哪，只可惜现在都用不上了。”杜撇嘴见珊梅已经动心，继续加温，“大侄女，我一个孤老太婆过日子多难，活了这么大岁数蒙你干啥呀，只要你放我走，我立马儿回去拿方子给你，保证灵。”

有什么比这更让她动心的？早就听说此巫婆走南闯北，不简单，也许真有个妙方呢。只要是给铁家生个大胖儿子，放走了这个杜撇嘴，老公公和铁家祖宗也不会责怪她的。

“你说的要是真的，我放你走，你要是糊弄我，我就告诉公公跟你算账。”

“看你这大侄女儿说的，我真没骗你。我这就回家拿方子给你。”杜撇嘴如脱钩的鱼，抱起那捆柴，匆匆走出铁家坟地。

珊梅久久望着那个女人越走越远的背影，心中不知是啥滋味，有一种惆怅，夹杂着一丝热乎乎的希冀。她向坟地中央走去。每年清明扫墓时，大家都到墓地深处的那棵老树下祭拜。她今天也想这么做。白雪覆盖着整个坟地，遮住了原有的阴森气氛，周围显得宁静而安谧。她踩着雪地，“沙沙”地走着，内心深处生出隐隐约约的一丝恐惧。尽管她早已成了铁家的人，可在这个死人的世界，这个躺着铁家众多祖先的坟地，她仍生出一丝压不住的恐惧。

那棵老树银装裹身。大小枝桠上都压满积雪，惟有粗壮的主干，裸露着栗黑色的树皮。这棵老树足有几百年的历史，令人敬重，有一种威仪，老态龙钟又枝桠繁多，主干三四人合抱不过来，树皮足有拳头厚。两米高处的主干上，有个黑乎乎树洞，那是老树的糟树心受雷击后自燃形成的，烧焦的洞口总是那么黑乎乎的，而空心的老树却仍然活着，吸收阳光雨露和土地养分，年年抽出新枝嫩芽。这似乎在说，这不是树的败落，而是树的坚强、不

